

青视野

原创的陷阱

■ 李黎

以苏童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为例。小说是以苏南乡村、少年视角、亡灵叙事、魔幻现实等多重元素构成的一部大书,但未必是“新书”。这些元素对于苏童本人和当代文学而言,并非绝对的原创,此前数十年,苏童都是围绕这些意象所构成的“八百米故乡”在写作。区别在于,这种写作路径是苏童凭借其独特的发现开创的,继续写,是在强化这一路径。同样,苏童也从不掩饰他对《傻瓜吉姆佩尔》《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》等作品以及背后经典作家的喜爱与致敬,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些作家的身影。由此可以看出,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作家以绝对意义上的原创姿态登场,也很难要求一个作家时刻在原创,一如我们会忽略掉那些登场很久都缺乏原创性的作家。

“模仿”是作家登场的重要方式

“模仿”是作家登场的重要方式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,无数的作者在模仿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、卡佛还有米兰·昆德拉;许多人着迷于模仿《局外人》开头那冷酷的一句“今天,妈妈死了,也许是昨天,谁知道呢”,或者是《百年孤独》里那个经典的开头:“多年以后,面对行刑队,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有些时候这些模仿都被当作笑话来说,的确,其中的许多模仿仅仅只是学到了技巧上的皮毛,正如鲜有人把卡夫卡的“变形”当成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,而只作为一种写作技巧来模仿一样。但无论如何,我们都得承认,模仿是人的天性使然,它的本质是沿着前人开辟的路走向更深处。在迈出最初的几步时,走成形的、相对安全的路,这是人或曰动物的本能。这其中有关心、学习、有见贤思齐的向往,甚至有据为己有的冲动,也不乏对找到捷径的自得,但一切都是真实生动、可以理解的。我个人不信任那种因为过度追求独特与原创乃至一鸣惊人,而导致难以发表和出版的写作,这类作者像是那种要发明永动机的理想主义者,期待自己一出手就是巨著,而对自己的创作水准和文学规律认识不到位。

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,这句出自《围城》的毒辣之语,确实可以成为观照写作的一个标准——砸向别人时得意洋洋,衡量自己时却汗颜不已。细想一下,写作这件事最终依赖的还是冲动,如果一件事丧失了冲动、愉悦感等生理的动因,只剩下功利或者崇高的部分,多少有些让人不安。人的冲动总是普遍的、雷同的,有个性更有共性。引发作者产生强烈冲动的,就是那些被称作文学母题的东西:爱、死亡、故乡、时代、自然、成长、自我确认……由于经历因人而异,根据这些母题敷演出的故事便显得独特,但也正如其名“母题”所示,很难有作者可以找到一个他人绝对没写过的东西。

以上都是为不具备原创性的写作的辩护,但针对的都是新人、新手、新面孔。写作有凡俗的一面,于是也有了新手保护期、实习期、试用期、起步阶段、开创期、考察期等说法。这些阶段是普遍存在、甚至难分高下的。

我不认为所谓“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”“三岁看老”等规则在写作这件事上完全适用,这降低了写作的复杂性和神秘感,也看低了一个作者的生命力和可能性。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在传统之中开始写作,不管是复制上一代的写作还是和上一代断裂开,都是传统的一部分。

好的作品即好的对话

写作代代相承,时有裂变和爆发,更重要的是代代相承。一切的问题就出在最初的几步之后,即作者对原创、对独特性的敏感度和呈现。关于写作之于一个人的动因、目标、意义等等,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成立的,上至哲学、抵抗、自我确定等大词,下至跑步、钓鱼、打牌等兴趣爱好。写作的原创性,大体上来自作者如何让写作世界和现实世界发生形式多样的对话。写作不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全部投射,也不是另造一个不存在的世界,更恰当的是塑造一个可以和现实世界对话的世界,两者对话的质量、在个人和时代之间平衡的能力等等,或许才是原创所在。只见作者只有“我”的作品,和只有他人而毫无作者踪迹的作品,也是文学的两极,两者之间是对话式作品,而对话可能是文学(或者直接说小说)在今时今日得以继续存在的最大的理由。最好的作品,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从这里诞生——这里开始我武断地对文学下定义,需要谨慎——而从一个读者和编辑的角度来看,好的作品即好的对话,这是可以宣扬的。原创就在好的对话之中。

在写作生涯步入“中青年”阶段之后,对原创性的重视会自然而然产生,甚至出现持久的焦虑,用作家们的话来说就是“写不出来”。焦虑会形成一种重压,让每个人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最多的选择是重走老路,以最舒适的状态完成新作并且快速获得满足感,这也是不少非凡的作者写着写着就不见了的原因。另一种选择是扛住重压,在一种较为确定的个人风格之下不断促成变化,或者说以不间断的变化让自己的写作愈发清晰。优秀的作家大体如此,其中对才华的依赖、对深度思考和专注力的要求是非一般的,经常写长篇的朋友尤其明白这一点。东奔西跑的写作也比比皆是,似乎是人的某种天性使然,甚至一些成名人物也难逃这一模式:让内心和世俗的冲动左右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。

至于那些真的将别人的创作占为己有的写作者,打破了文学的道德底线,在技术无限发达的当下,这也是值得一谈的。高阶人工智能出来后,很多一辈子没有写出任何好诗的诗人通过与AI对话,得到了让他们无比满足的评价;也有一部分人用“人机结合”的方式写出了此生最好的一批诗歌——他们或许可以瞒过全世界,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瞒过自己的。如果写作不是百分百源于自己的感受,不是完全代表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,不完全掌握从缘起到修改到定稿的每个字和全过程,那为什么要写?做一个读者不就可以了?好书一辈子都读不完。

回到最真实的细节和感受

当作者陷入原创的焦虑之中时,会以花样百出的姿态来应对。大量不同的应对之道衬托出原创对于写作的重要性。但我觉得,这是一个陷阱,会让具体的作者变得大、飘、高,变得学术化、知识化,善于阐述。与其用庞杂而时髦的概念规划自己的写作,不如回到写作的原始状态,回到最真实的细节、感受和文字。这大约是对抗原创的陷阱的一种方式。

原创的陷阱在于,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意识到它对一个写作者到底有多重要,很多人又在很长时间里过于在意它对于写作的重要性:你认为它无比重要时,它可能会带着你滑入一种偏执和妄念之中,甚至无视自己的真实生活



和周遭世界;你认为它不重要时,它往往就是确立作者身份的第一要素。这是一个流动的陷阱,一个时刻存在又时刻不存在的陷阱。对作者而言,重要的不是如何认识原创,而是如何认识“原创陷阱”。

很多人爱说一句“写作是不断确立自我的过程”,这显然不是事实,原创的写作才是,而原创往往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又最接近不存在。这大约是写作者的某种命运:对抗真实的同时还要对抗虚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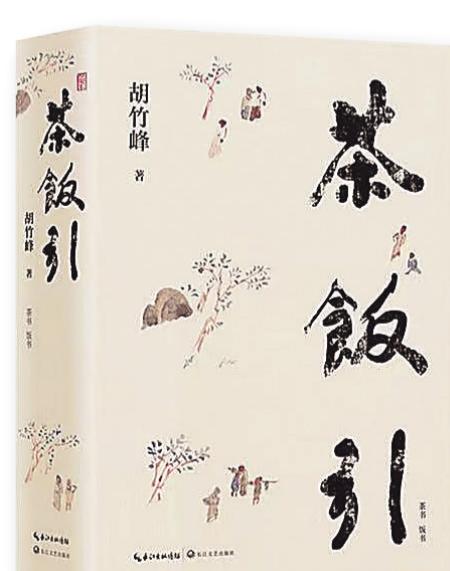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编辑)

《茶饭引》分《茶书》与《饭书》两个部分。果然是茶饭为引,翻开书,一缕缕香气娉娉袅袅,沁人心脾,令人仿佛置身烟火诗意图中,生活气息扑面而来,意境悠然。胡竹峰以古意之笔,将茶饭描绘得生动、鲜活,有意趣,有烟火情味,饮的是茶水,吃的是蔬食饭菜,品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。

用“穷物之情,尽物之态,写物之美”来形容《茶书》最是恰当。茶,经过胡竹峰笔墨的晕染,成了文化与情感的寄托,更是人生隐喻与命运的写照。从龙井的清新淡雅,到铁观音的芬芳馥郁;从普洱的醇厚沉郁,到大红袍的绛红醇香,每一种茶都别具韵味。

胡竹峰归结茶之精神,苦、涩、形、相、骨、意、色、渍,各有其味,各得其形,各寓其意。方法不同,滋味不同,冲、泡、沏、煮、冷,要恰到好处,方能彰显茶味。

茶遇到水,于是有了春色有了柔情,这是知遇之恩。胡竹峰说:水贵活。因潺潺流动而富有生气。茶遇水而芳甘清冽。如果说“水贵活”,那么用“文贵气”来形容《茶饭引》再恰当不过了。气,在字句段落间流动,恣意万千,气贯长篇,有清气,有生气,有喜气,有紫气,有真气,有底气,有意气,有文气,有胆气,有神气。气盛则言宣,气衰则言乖。言之短长,声之高低,韵律和谐,气贯流畅。



《茶饭引》,胡竹峰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,2025年1月

蔬食,在胡竹峰笔下,同样充满了诗意与人生况味。从家常青菜到干果点心,从酒气到麦香,咸鱼淡肉,无不承载着生活的温度与精致。笔墨述食,酸甜苦辣咸,五味俱全,是滋味

这真是一段气贯畅达、味逸神清的文字。字句如蝶,翩然而至,读来意味隽永而掘之不尽。吃粥,吃出一片草长莺飞,江南暮春来,让我想起周作人喝茶——“当于瓦屋纸窗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

青观察

语文作文向来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高考题型之一,它是对考生综合语文素养(尤其是阅读与写作)的一次集中检验。面对作文命题,“读懂题干”只是基础,考生还需在有限时间内,精准、深刻、灵活地处理这些信息,并将其转化为有逻辑、有深度、有文采的文字表达。翻阅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,其文学性、思辨性以及跨学科特质显著增强,若要对其核心价值取向进行归纳,不妨突破传统的“品德、成长、文化”三分法,以更加贴近新课标“语言建构与运用”“文化传承与理解”等核心素养要求的跨学科视角来审视与归类;近年高考作文命题囊括了人本存在与主体间性、本土文化与国际视野、经验认知的边界重构、道德价值的张力场域、文明互鉴的时空维度等若干深刻议题。作文题干文学性的增强无疑给考生审题带来了一定挑战,互联网上关于“题目看不懂”“材料啥意思”“好像跑题了”的讨论也愈演愈烈。这或许指出了一个比“高考作文实用技巧”更为重要的问题:我们的“阅读水平”是否达到了题目对“理解能力”的要求?

总结下来,高考语文作文命题的内涵演变大致呈现出以下三种趋势:

从明确判断到价值协商。过去的命题多指向明确的价值判断,而近年来,题干更倾向于设置两难情境,留给考生充分的思考与讨论空间。例如,2019年全国I卷的作文题目明确要求考生写一份倡议大家“热爱劳动,从我做起”的演讲稿;2022年全国新高考I卷的作文材料看似立足“围棋术语”中的“本手”“妙手”“俗手”,实则在说基础与创新的关系,引导学生对功利主义的学习态度进行反思。

从个体表达到文明对话。写作模拟主体身份从青少年考生向民族文化传承者、社会主义建设者扩展。如2020年全国III卷的作文题“毕业前,学校请你给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写一封信,主题是‘如何为自己画好像’”,视角仅局限于学生个体的心得感悟。而2023年全国乙卷则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则讲话,强调要尊重多样个性、多种文化并存。

从经验记忆到认知发散。对课本知识的考查从记忆性评价引申向生产性认知。如2020年全国I卷作文题选取了春秋时期的歷史事件作为材料,要求学生围绕读书会上关于齐桓公、鲍叔、管仲的讨论,写一篇发言稿。该题干引用文言文材料,虽不离课内文言常识,却也增加了阅读难度。而2021年北京卷为标题作文《论生逢其时》,该题在审题上并没有设置难度,材料中给出明确的时空建构,引导学生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,从而增强个人对社会、时代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体现出“立德树人”的根本教育任务和语文课的育人功能。

考生之所以陷入高考作文的阅读困境,出现“读不懂”“不会写”“跑题”等现象,与考题的文学性深化存在直接关系。这种文本深度与思想锐度的增加,成了不少考生审题立意的障碍,这直接反映了青少年群体阅读能力的短板。

纵观近年考题,2022年的全国甲卷从《红楼梦》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中摘出“沁芳”二字,显然不再满足于描述现实,而是要求考生体味移用、化用、独创等文学技巧背后的中国文化与传统审美。2024年新课标I卷的作文题目更是直接指向当下——“人工智能时代,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吗?”这是对科技洪流中人类思维本质的深刻叩问。2025年的全国I卷作文题目则呈现出一种更加纯粹的文学性挑战。老舍《鼓书艺人》的欲言又止、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的嘶哑呐喊、穆旦《赞美》的赤诚拥抱,三则材料的意蕴内涵各有侧重,又相互交织。面对老舍的“翻腾”、艾青的“嘶哑”、穆旦的“带血”,部分考生直接卡在了第一关——理解文意,他们缺乏拆解文学语言密码的训练,更无法体会字面下汹涌的情感暗流。题目要求“引发联想和思考”,意味着考生需要在材

料内部、材料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有深度的联系。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试题评析中做出了详细解读,三则材料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从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到奔走呐喊、救亡图存,再到振兴中华、民族自强的叙事背景与阅读语境,为考生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与立意空间,考生可以从审美体验出发,思考三则材料的内在关联,回望历史、展望未来,对个体与集体、平凡与伟大、苦难与希望、历史与未来等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,形成对国家情怀、民族精神丰富意蕴的深刻体认。

可以说,若要理解艾青诗中的“土地”、穆旦诗中的“民族”,需要了解中华民族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,否则难以体会其沉痛与力量。而解读“沁芳”题名,如果不清楚“大观园”作为元妃省亲别墅的特殊属性,也无法理解这两个字“契合元妃省亲之事”的周全思虑。事实上,这种“阅读能力”的困境,绝非语文一科之“痛”。面对历史试卷中的文言史料,地理题中信息密集的地形图表,政治题中抽象理论与社会现象的结合,“读不懂题”成为考生的普遍焦虑,这一现象映射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上面临的现实问题,已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。

当下,“全民阅读”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,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。近日发布的《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》明确提出,在“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”已有工作的基础上,创新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程、阅读资源优化工程、阅读素养培育工程、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、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程“五大工程”,旨在通过阅读筑牢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根基,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,为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高考作文从社会现象分析到传统文化体悟,再到纯文学文本解读的变迁轨迹,清晰表明了时代和社会对青少年的期待:不仅要有感受生活的真心,更要有关好的文化素养与思辨能力。

青少年阅读素养的全面提升不应全部依赖学校教育,更不应仅仅将“读懂高考试题”作为目标,阅读应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。唯有营造“书香社会”的良好氛围,提升全民语言文化素养,重塑现代化的语文教育观念,助力青少年由“应试型阅读能力”向“思想型阅读能力”转变,才能使他们实现从“读懂题目”到“读懂世界”的质变。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语言教育学方向博士后)

为什么“读不懂题”

高考语文作文

烟火与诗意

——读胡竹峰《茶饭引》

■ 朱宜尧

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”。人们追求的幸福,其实就在一粥一茶间。

人间滋味,不仅是口味,更是情味。味蕾更是因为有了情感,才成了至味至念,成了味中之味。回忆童年,寄情于味,是味蕾的享受,更是情感的寄托。亲情的真味,往往就隐藏在自然、质朴、平常中:

“祖父做客归来,四个口袋总是鼓囊囊装满瓜子。我老远迎上去,猴他身上,猫着手径自伸进衣兜,掏把瓜子捧在掌心,边嗑边走。脆香的瓜子和着阳光与木炭的馨香,至今难忘。”(《瓜子花生》)

猴与猫,名词活用动词,最是传神,童真的好动顽皮尽显:

“祖父去世后,桂果稀落,一季不如一季,三年后,竟然枯死了。它是一棵深情的树。岁月匆匆,故乡太多的老人一一走远,沦为空巢。今时回家,人非物也非,故地如他乡,人不识我,

我不识人。”(《柑橘》)

这些旧事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、故乡与他乡、文字与读者的心灵纽带。

好文章,粗茶淡饭,自然自适,得布衣蔬食之清欢。很多作家写美食文字,着意突出地方风情,新鲜奇特。不是大同小异,就是如出一辙,似复刻而刻。胡竹峰的文字无意用地方特色和新奇食材为文增色,也不执着于深邃哲理故作高深,其笔触落在日常的茶饭之间,赋予了文章别样的温度与情致。真正技艺精湛的厨师,面对最为普通平常的食材,也能凭借个性巧思,随性发挥出令人惊喜的美味,让粗茶淡饭的平凡日子缭绕着温馨。日常朴素之美,当有世情之大美。

布衣蔬食、化繁为简,才有真意。简约,是删繁就简的智慧。不是简陋、简单与匮乏,而是以凝练的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内涵。简,改变着繁,也改变着我们。简,是作家文笔与行动的修辞。

阅读《茶饭引》,是一场烟火的浸润与心灵的洗礼。美好并非在远方,而在当下。一茶一饭、一朝一夕,平凡朴素的蔬食间。或许,我们不妨适时放慢脚步,沏一杯香茗,煮一顿佳肴,静下心来感受日常的清欢,让心灵在烟火诗意中找到栖息之所。

(作者系中国铁路作协会员)